

繁忙的田野

李尚菲

哪哪地争论不休,这是它们必经的磨合期。在等待水开的间隙,女人急忙进屋招呼孩子起床吃饭。

女人推开门,一步踏进月色里。轻轻一脚叩开紧闭的鸡笼门。那只高昂着头的老公公率领着它的子民们,用咕咕声跟女人打招呼。女人随手一撒,鸡群迅速聚拢,抢食玉米。

此时,母亲不忘将小麦分撒几处,母鸡领着它的孩子开心地啄食起来。

院子里月光如水,霍霍磨刀声,喊醒一墙之隔的老黄牛。空中游弋着丝丝凉意,孩子撵撵扯一个清脆的鞭花,老黄牛甩着修长的尾巴,赶走昨夜的倦怠和清晨的寂静,不紧不慢地消失在清晨的鸡鸣中,为即将拉开的秋忙序幕积蓄力量。

藏在岁月深处的板仓,被鸡鸣唤醒。“嘿,早呀!”帮工提前赶到,等待着男人。男人将锄一挂,默契地捆绑板仓,俩人肩挑着板仓为女人们开路,打躬致谢。镰刀在板仓间跳跃着,拍打着仓壁,迫不及待地想割走月色,割走露水,割倒谷子。

俩人肩挑着板仓,深一脚浅一脚踩在氤氲缭绕的晨雾中,走在崎岖山路上荡着秋千,咯吱咯吱地欢唱着,珍珠一样的露水顺着

草根爬上男人们的裤脚。

猪圈里的三头猪早已披散香唤醒,前蹄趴在围栏上,伸长脖子,哼哼唧唧地呼唤着女主人。“嗨”,热气腾腾的猪舍倾泻而下,“咆哮”争食声连打成了院子的短暂寂静。女人一边喂猪,一边盘算着中午的饭菜。

女人拿着蛇皮袋,水杯,沿着男人踩过的小路,与男人们会合。稻田里,男人早已为板仓腾出战场。稻禾上挂满一串串珍珠,太阳即将把它们收入囊中。

清晨在嘟哝声中彻底醒来。闪闪发光的镰刀伸向茂密的稻林,伸向季节深处。女人们一字排开,左右开弓,齐刷刷前进,“嚓嚓”,一片片稻子应声倒下。

梯形体板仓凝结着女人们的智慧和汗水。俩人肩对面分立板仓两侧,挺立的两脚牢牢扎在稻田里,纹丝不动,仿佛早已扎根这片水田。他们一唱一和,相互催促,旗鼓相当,在举重区下,干劲十足。

男人们抡圆胳膊,肌肉隆起,凝聚力量,在争取碾下的一瞬间传递到粗壮的手臂,稻穗与板仓发生猛烈碰撞,金黄饱满的谷子在板仓里欢呼雀跃,滚烫的汗水砸进谷堆,和谷子一起跌落仓底。田野里“嘭……嘭”声此

起起伏,山谷雷动,唱响丰收曲。

太阳渐渐爬上巍峨的山岭,稻田里一片金黄,阳光随着小碎步,渐渐洒遍稻田。飞鸟停落在五线谱上,溪流不紧不慢地从忙碌的农人身旁流过,“哗哗”伴奏着。枝头的鸟儿欢呼助威,让秋天瞬间热闹、立体、鲜活起来。

脱粒后的稻秸感到突然失重,女人将它们扶起,就像扶起自己慵懒的孩子,它们以人的形象,站立在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稻田上,检阅战场。

女人随手抓起几粒稻谷,用力一搓,呼噜一吹,刚还紧裹着睡衣的稻谷,露出晶亮的身体。今年的米不错。“帮工擦擦汗,阳光和水,加上从体内挤出的那点盐分,凝结成晶莹剔透的新米,晶莹剔透,颗颗见女人的喜悦和女人的幸福。

帮工阴着脸越人,女人一边拾起稻秸,一边盘算着哪天回家做饭。不等男人帮忙,一袋稻谷瞬间上肩,踉踉跄跄走进林子深处。

对面上路上,响起放牛娃稚嫩的歌声,一袋稻谷入心,“午饭的小帮手回来了。”厨房再次忙碌起来,锅碗瓢盆奏响幸福的曲子,柴米油盐酱醋茶,吃出来的生活。

“爸,吃饭了!”山头的一声呼唤,让山谷瞬间充满温情。

好事近·秋风拂金色

(外二首)

李君琦

四野沐金风,

清透秋时时节。

已过秋收大半,

拥金色明月。

空泛沃田金流淌,

眺目何胜别。

把把赏秋兴致,

用手机诉说。

约船·遥望山秋风

遥望山秋风,

邂逅斑斓时节。

邂逅秋叶为伴,

拥红叶晚月。

偶幸此景不对,

妙处何胜别。

留下悠悠情绪,

传递春诉说。

广寒秋·天河口

一江一河,两水相拥,

水边湾出山岳。

金山玉峰相映,

莫道是,天然契合。

江河两岸,家乡薄村,

今朝丰稔花骨。

传颂又遇盛世,

讴歌唱,风流人物。

题云盖寺绿松石

柯桐洵

庚子年十月,郢阳区鲍峡镇云盖寺绿松石国家矿山公园初建,吾与诸文友往游,登奇峰,攀悬崖,赏云海,入矿洞,鉴宝石,听传说,有感于地貌形胜,松石珍贵,及厂矿之历史辉煌,遂作此三首。

其一

东方圣岳出雄家,

云盖山中孕锦瑰。

披荆斩棘探幽洞,

千锤万凿露真容。

壳硬泡而随脉脉,

切磨磨齿夺天工。

养成世间稀世物,

炫耀寰球珠翠梁。

其二

谁将百尺竖穹盖,

源自千寻孕宝胎。

何曾与松争翠色,

偏向日辉耀彩台。

青云落地堪疑影,

玉珠身穿竟若来。

玉璋闻道此佳信,

频透鸾鸣挂莲梁。

其三

谁谓云浮楚山,

菩提玄武据秦关。

翻身补天续香火,

舍身护国保江山。

七十年外家因事,

八千里外客名传。

沧桑阅尽心未老,

谈笑旧矿谱新篇。

南山柿子红

彭显

我的家乡有一座老南山,在南山深处的群山万壑中,有一条大河叫古南河。它一路向东,浩浩汤汤,漫江碧透,满怀深情,波澜不惊。

古南河有一段区域较浅,河水清澈见底,五颜六色的石头像金鱼一样,两岸的农舍掩映在一片竹林中。山上郁郁葱葱,盛产一种十分名贵的树桩:补地蜈蚣,学名叫狗子,蔷薇科苹果亚科狗子属常绿灌木,可制作名贵盆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喜欢去山里,在那有“三乐”:淘奇石、挖树桩、吃坝坝饭。先说淘奇石。遍河的南河和南河无人目不暇接,刚上手一个,又看到远处一个更好,于是,丢掉这个去捡另一个,最后如猴子扳包谷,天将天下来手里只有两个。再说挖树桩,掘个蛇皮袋,拎一担工兵锹,在山上寻找补地蜈蚣,小心地松土,起根、保土、移栽、上盆、造型。这第三乐,是随农家的坝坝饭。这里有个月娘村,村里100多亩水田产的大米特别名贵,唐中宗李显流放房县时专供其享用,李显复位后点为贡米,赐名该村为皇粮村。因此此名气,所以我觉得米饭特别香。柴火灶,坝坝饭,用土豆、南瓜垫底,起锅时,洋芋如玉,南瓜如瓠,锅巴金黄,让人直流口水。

在乡下,我结识了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干部。他一辈子扎根在此,扎根在群众之中,朴素得像农民一样。他时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青加棉布对襟衫,一双老解放鞋,腰里别一沓旱烟袋,一年到头带着工作组干部在田间地头跑,办样板田,唱“四季歌”,为推广地膜包谷,他和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通过跟他接触,我觉得他值得尊敬。看到他,我总想起补地蜈蚣。补地蜈蚣耐干旱、贫瘠、严寒,总是扑

下身子,匍匐在岩石上往前生长,在陡峭的山崖上把根深深地扎进缺少水的岩缝中,火红的果子温暖着大地。

2007年,我有幸认识了一位德高望众的同事,离休老干部冯老。他对自己、对家人很严格,从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有时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冯老酷爱花盆景,尤其擅长补地蜈蚣的培植。他离休后,自己掏钱买剪刀、割草机,义务为单位管理盆景树木、草坪花坛,从不计报酬。深秋的一天,他跑了很远的路专门找到我,郑重地对我说,他老了,照顾不了那些花木了,要把他养了多年的宝贝,一盆补地蜈蚣送给你。他说送给你我替他放心。瞧这盆补地蜈蚣,嘿!犹如三层华盖,气宇轩昂,最底一层的树枝像黄果树叶,从断崖上凌空伸展,然后弯曲着向前斜出。为了它不受一点损伤,冯老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亲自把它搬上车,护送到我家,安放在阳台上,并反复叮嘱我如何浇水施肥,不要忘记开春换盆……整个冬天,这盆补地蜈蚣迎风傲雪,火红的果子映红了一面窗户,温暖着我的心。

春天来了,补地蜈蚣抽出嫩芽,枝叶扑楞楞地,煞是好看,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它,回家的心比以前更急切了,时常给它浇水、松土,但是树叶却一天天变黄、干枯,最终枯死了。病定之后,我决定瞒着冯老,把盆景原样不动地包裹起来收藏好。那一年立秋时节,冯老去世了。他的老伴交给我一个信封,信封里有一笔零钱,还有冯老写给党组织的信,我拿在手里,好沉、好重。我寻思着,那再去南山寻一株补地蜈蚣,种在冯老赠送的那个花盆里,把它养得枝繁叶茂,挂满火红的果子。



菊花 尼陶作

扳苞谷

艾雪

三伏天,午后的太阳像一个慵懒的醉汉,把火球悬在天上,大树托举着叶子,屏息凝神以静耐热。一片两片干枯的树叶,在连续多天的烈日炙烤下,干脆了也憔悴了,被热浪托举着,悄无声息地落下。没有大树遮蔽的小草也很快地、无精打采地耷拉了。蝉鸣声排山倒海般一浪高过一浪,抬眼望望山,山的那片苞谷林,那一队一队农民也失去了雄赳赳气昂昂的气势,在炎炎烈日下,卷起了叶边。

父亲收拾好竹筐、扁担,戴上草帽,要去扳苞谷了。“要不,我也去吧?多少能帮点忙。”我边穿衣服边说道。“也行!初中初中了,也该锻炼锻炼了。”父亲笑着望了我,又指指房里的竹筐扁担说,“你就拿上那个,再找两个竹筐。”

穿着破旧的长衣长裤,戴着宽边草帽,我和父亲一前一后走进苞谷地。刚到地边上,凉风扑面时气势汹汹地袭来,仿佛要把我们掀开似的。我抿抿嘴唇,放下扁担,提着一个竹筐,开始扳苞谷。父亲提着另一个竹筐,边走边说:“那些苞谷叶还青的,苞谷棒子包裹得还紧紧的,暂时不要扳。挑那些苞谷叶黄了,几乎要裂开了的,苞谷须黄黑的好扳!”父亲一边说,一边手不停歇地挨个扳起来。他低着头,眼睛盯着苞谷棒子,熟练地神地扳着、扳着,似乎阳光和炎热都与他无关。

苞谷秆瘦瘦高高,一个挨着一个,叶片又宽又长,我和父亲的身体很快就被淹没在大

片大片的苞谷林中,拥挤挨挨的苞谷林就像一个巨大的森林,密不透风。熊熊燃烧的太阳不断给这个蒸笼添柴加薪,身在其中,真如开水锅里煮鸡蛋,上蒸下煮。豆大的汗珠顺着我的脸颊直往下淌,被汗水浸湿的头发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痒痒地,很不舒服!我左手拎着篮子,右手扳着苞谷,来来回回地扳着,汗水擦把汗,捋捋乱乱的头发。在闷热的苞谷林里,只能听见“咔嚓咔嚓”扳苞谷的沉闷响声。

不一会儿,父亲便扳满了一篮子,倒在地边上的大竹筐里,又迅速折回去,开始扳剩下的。虽然穿着长衣长裤,戴着草帽,但穿行其中,长长的苞谷叶还是防不胜防地划破脸颊、手背和脚腕。毛刺刺的苞谷叶划破“哎哟、哎哟”地叫起来。父亲嘱咐我:“小心点,躲开那支楞楞的苞谷叶子。别扳那么快!”可是父亲依然麻利地扳着……看着那大滴大滴的汗珠无声无息地从父亲脸上滚落,有的顺着脸颊滚进了嘴里,他竟不觉得疼!忽然间,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太阳才偏西,这块地里的苞谷已经扳完了,全部堆放在靠近小路的地边上。父亲裹了满满两大筐苞谷,蹲下身去,咬紧牙,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扶着竹筐,用尽浑身的力气慢慢地站起来。他被岁月打磨得黝黑粗糙的脸庞,在上百斤苞谷的重压下,更加的通红、沧桑。望着父亲躬身艰难前行的样子,

我忍不住地打颤。

我装了两个大平篮子的苞谷,拿起铁钩头钩住篮子把儿,半蹲着,把扁担放到肩膀上,调整好前后的距离,“嗨”地一声猛喝,使劲儿站起来,真沉呀!“我一定要不歇气地把两筐苞谷挑回家,多跑几趟,多挑一点儿,尽量帮父亲多分担一点。”我挑着担子边走边想:虽然这块地离家并不远,但那是上坡的羊肠小道,凸凹不平,两边还长满了半人高的茅草,负重走着,并不容易。

我双手扶着篮子,眼睛盯着脚下的泥土地,小心地走着。走着走着,就感觉肩膀火辣辣地疼,赶紧换到另一边。可是,担子放在哪个肩膀上都火辣辣地疼。说好像把心揪回国的呢?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不过四五十斤,还不到父亲的一半呢,你已经和父亲一般高了,相信自己能行,要有这个毅力!凭着内心的信念,我没有停下来,仍然一步步朝前走着。尽管在临近家的那段陡坡上我浑身直冒热气,疼得龇牙咧嘴,但仍然坚持一口气挑回家了!到院子刚刚站稳,就把担子使劲朝苞谷堆上一扔,就坐在苞谷堆大口喘气。但心里却像凯旋的战士一样喜悦。自豪。父亲用毛巾擦着脸说:“还行!还行!没用,到半路上就不行了!其实,再苦再难的事情,只要咬紧牙关,忍着头皮疼坚持到底,就能闯过来!”

母亲心疼地看着我说:“看你累的,你就别去,在家里歇苞谷,剩下的让你爸爸一个人慢慢挑。”我擦擦汗,喝了口水